

## 【特別報導】

# 《雲水三千》自序

星雲

西來、南華、佛光等大學創辦人

**編按：**二十六歲那年，星雲大師兩手空空來到宜蘭，從此展開他的弘法生涯。一轉眼，五十年過去了，他的僧鞋踩遍了台灣每個角落，他的衣袂飄揚於世界五大洲中。這期間，他以悲心帶動了佛教的進步，他以願力來促進國際的和平。

為留下歷史的軌跡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即將推出《雲水三千——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紀念影像專輯》。在序言中，星雲大師以短短三千字道出他的弘法歷程，行文一如其人，看似「處處無蹤跡」，仔細品味之後，卻是點滴有深義。本刊蒙其應允，特將該文載於此期。下一期將繼續介紹「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影像紀念特展」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悠悠，回顧我從一九二七年出生，到今年二〇〇三年，我已經七十七歲了。在十二歲那一年，於棲霞山寺披剃出家。最初的十年，只是過著沙彌學習的生活，從苦行開始，挑水、擔柴、打掃，尤其在參學期中，我做了六年的行堂，二年的香燈，一年半的司水。直到二十一歲那年，我回到祖庭白塔山大覺寺禮祖，隨即留下來擔任國民小學校長將近二年。當時大覺寺因地處國共戰爭的地緣關係，鎮日戰火瀰漫，不得已只好告別祖庭來到南京華藏寺，從事新佛教的改革運動。

在華藏寺一年多的時間，與散漫的寺僧鬥法，訂立新規約，創建新制度，但都遭受惡勢力所阻撓。那個時候，時局動盪，徐蚌會戰失利，人心惶惶，我也不得不於一九四九年元月，以組織僧侶救護隊之名，遠來台灣。當時我剛好二十三歲，後來僧侶救護隊的因緣未能成熟，參加人員各自解散，我忽然發覺自己孑然一身，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錫，真是到了一日三餐不繼的窘況。所幸還能執筆寫文章、編雜誌，或者教書，從筆耕教學中，才得暫時免於困頓失所。

我的一生，說得好聽，我一直在文教之間游走；說得不好聽，在佛教裡誰來重視一個從事文教工作的人。記得剛到台灣，當我日夜俯首為文時，一位老太太用台語對我說：「法師，你要工作，你不工作沒有飯吃呀！」意思就是我們寫文章，不在僧侶的工作之內，要念經、勞動服務，才算工作。

我曾把自己的一生規畫為成長期、學習期、參學期、弘法期等數個時期。在二十一歲擔任國民學校校長，到二十六歲的五年教書期間，也算為學習時期。從一九五三年元月到了宜蘭，當時我二十六歲，終於踏上弘法之路，到今天算來，整整五十個春秋了，在世俗上來講，也算半個世紀。回首來時路，這五十年來也曾留下一些痕跡，雖然我一生講究「處處無蹤跡」的人生，但是當徒眾們將五十年來的影像專集《雲水三千》擺在眼前，往事也不禁一幕幕的襲上心頭。

從到宜蘭開始，五十多年來，為了弘法，我走遍台灣各地，甚至行腳到全世界五大洲，但是我的戶籍一直都設在宜蘭，宜蘭的因緣儼然成了我弘法的根據地。

宜蘭雷音寺是一個小廟，五十年來沒有人請我擔任過住持，我也從來沒有過要任住持的意願，我永遠是一名客居的雲水僧。我創建過宜蘭念佛會的講堂，但那也是信徒集資所建，所有權屬於信徒所有，與我無關。不過我創辦幼稚園，成立兒童班、星期學校、學生會、青年會、歌詠隊、弘法隊；甚至我把宜蘭市鎮的四十八里，編成佛教的四十八班，諸如光明班、清淨班、慈悲班、正道班等。可以說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蘭陽地區的佛教有緣人，一時都跟著我動員起來了。

我經常帶領弘法隊的青年下鄉弘法，我們沒有錢買火車票，一行人騎著幾小時的腳踏車，從宜蘭出發，到羅東、頭城、冬山、三星、蘇澳，甚至到南方澳去弘法佈教。每到一地，警察的干擾，不時的取締，讓我們不得不一再和警察玩捉迷藏。我們沒有集合的殿堂，而媽祖宮、天帝廟、曬穀場、大樹下，都是我們佈教的場所。

在當時的農業社會，農民只有夜晚才有閒暇，他們一面乘涼，一面看我們佈教。一場弘法佈教下來，大都已是半夜三更，在回程途中，高聲唱著《弘法者之歌》：

銀河掛高空，明月照心靈，四野蟲唧唧，眾生心濛濛。救主佛陀庇佑我，為教為人樂融融。尊者富樓那，佈教遇蠻凶，犧牲生命都不惜，只望佛法能興隆……

「佛歌入雲霄，法音驚迷夢」，我們真的都滿懷著像富樓那不計較蠻荒的壯志，也有著像目犍連不怕犧牲殉教的豪情。

有時我們也唱著《佛教青年的歌聲》，隨著：

聽啊！真理在呼喚，光明在照耀，這是佛教青年的興教歌聲，響徹雲霄。青年為教的熱誠，掀起了復興佛教的巨浪狂潮，成功的一日，就要來到……

那時聽了不禁熱血沸騰，每一個參與的青年，都興奮無比，悲願具足。像心平、慈莊、慈惠、慈容等，就是在那個時候培養了對佛教的信心，所以後來把青春生命都奉獻給了佛教。

在初期的弘法過程中，可以說障礙不斷，阻擾困難接踵而來，但我的信心從來不曾動搖過。記得當時美國、瑞士、瑞典，都相繼有人請我去弘法，但由於我在叢林裡養成安住身心的性格，所以總是一動不如一靜。初到宜蘭雷音寺，林松年先生從基督教轉而信奉佛教，他非常反對我的保守，但是我用他擔任總幹事至少十年的時間。我們在宜蘭的生活雖然清苦，物質雖然貧乏，但佛法滿足了我們一切的需求。

一九五七年，日本大正大學給了我入學證書，同意我前往修學博士學位。我一生沒有領過畢業證書，眼看著「博士」的名號在向我招手，但是高雄的一位信徒朱殿元居士說：「師父，您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，我們把您看成比博士還重要，您為什麼又要再去當博士學生呢？」

我聽後毅然決然打消留學的念頭，我覺得他的話說得沒有錯，做師父要緊，做博士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於是就這樣注定了我一生沒有任何學歷文憑。但是，感謝張其昀先生，他不以為我沒有學歷而見棄，他請我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，也感謝基督教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，請我擔任六年的哲學系客座教授。

此外，我創辦了十多所的佛教學院，建設了三、四所的大學，包括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、西來大學、佛光山信徒大學等。甚至創設普門中學、均頭中學、智光商工，以及幾十所幼稚園。我對教育一直表達了我的熱誠，甚至對文化事業，更是熱心。我不只是創設電台、電視台，甚至辦報紙以外，我把藏經翻譯成白話文，出版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；我成立「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」，把藏經加以標點、分段、註解，重新編印成《佛光大藏經》。

其他如養老院、育幼院，仁愛之家、雲水醫院、診所等，也只是在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事業，略表對社會貢獻一點心力而已。

我對信徒的共修，在全世界五大洲，每一個大都會都建有道場，可以說，在同一個時間裡，佛光山的道場在全世界真是同聲念佛、同聲誦經，讓人真有「佛光普照，法水長流」的感覺。

一九九二年，國際佛光會在美國洛杉磯國際音樂中心成立，讓我的弘法足跡更不斷地踏遍世界每一個角落。我一年又一年地遠到巴黎、多倫多、洛杉磯、澳洲等地，主持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。我甚至前往莫斯科、瑞典、丹麥、冰島，成立各地區的佛光協會。我自己雲遊世界，有時一覺醒來，一時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，甚至有時不禁懷疑，我究竟是哪一國的人氏？因為在一個國際的大環境中，尤其曾經幾度到非洲的史瓦濟蘭、南非等國，在廣大無垠的非洲草原行車時，獅子老虎就從身邊經過，那種感覺，真是深刻體會到萬物同體共生，不禁從內心油然而生起一份「非得做一個地球人不可」的自我期許。

說來慚愧，我是一介僧侶，憑著一襲袈裟，在全世界弘法都能受到當地國家元首、重要官員，以及文教界的學者教授給予協助。從印度的總理尼赫魯，到泰皇蒲美蓬、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、回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、中南半島各國家的政府領袖，甚至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、台灣的樞機主教單國璽，乃至佛教的達賴喇嘛，都成為朋友。尤其對兩岸的共同合作，禮請佛指舍利來台供全民禮拜供養，期能促進兩岸友誼，早日實踐和平，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心願。

五十年的時光，彈指過去，所有一切，都是眾人共同成就的結果。因此，《雲水三千》不是為了表現我個人，而是為五十年來在全世界參與人間佛教運動的有緣人留下一個紀念。展望未來，還會再有五十年共成的因緣嗎？祈願佛門弟子，共同團結合作，一起續佛慧命。所謂「法幢不容傾倒，慧燈不可熄滅」。衷心祈願，是為序！

星云

於二〇〇三年五月 傳燈樓開山寮